

李涵秋
第一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第九集 下冊

上海
震亞書局
出版

廣陵潮九集目錄

廣

陵

潮

第八十一回 訴芳衷璇閨傷往事 談果報酒館說新聞

第八十二回 詳靈籤雙方工索隱 論醫理一味亂吹牛

第八十三回 逞談鋒當場演說 辭職務暗地輸金

第八十四回 還夙願酬神旗杆巷 得急電復辟北京城

第八十五回 遺老拜牌演成趣劇 癡儒說夢志在科名

第八十六回 報師恩門生忙後事 助喪費壯士急前情

第八十七回 養嬌娃老人託夢兆 排劣貨學子散傳單

第八十八回 大示威國民開會 小受罰紳事說情

第八十九回 詩社聯歡園林雅集 天空照相機械神仙

第九十回 軋餅的老年染梅毒 禁私熟暗地起風潮

社會小說 廣陵潮 (九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八十六回

報師恩門生忙後事
助喪費壯士念前情

廣陵潮

我嘗說世界上的事變化萬千從沒有可以預定的今日如此明日未必不如彼今日如彼明日亦必不如如此如行雲之在空如流水之在地令人不能捉摸我何以說出這句話呢因為我這部廣陵潮其中所紀的許多事實大概都是如此就從這回書說起有因期許過深後來轉瞬殞命的有因貧窮已極後來反暴富起家的世事無常豈是當日意料得到的呢閒言休敘且說何其甫送了雲麟出去之後他仍然興高采烈笑嘻嘻的和他妻子美娘說道你適才同雲生講的一番話似乎說我近來舉動如同發狂其實我何嘗發狂不過他既有復位之時我難道就無功名之望你不預先向我道賀還要熱諷冷嘲幸虧我當時裝做癡聾若認真與你爭論起來顯見得我無容人之量然而你

試想想看究竟我錯呢還是你錯呢何況婦人家都是些鹽醬口說壞話呢十句到有九句應至公說好話呢却不曾應過一回假使被你說過正着他祿位果然不長我功名成就等諸鏡花水月了常言說的好夫榮妻貴我揣你的心理好像與別人不同甯做秀才婆娘不做優貢太太秀才的妻子稱婆娘優貢的妻子稱太太我不知何先生從那裏考據得來你這人豈不是福薄嗎美娘見我把自家好意拂掉了也冷笑了笑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原來何先生是狗我當初原捨不得你過於用功所以才苦苦的切諫早知你不聽我的話我何必枉費唇舌從今以後你莫說每晚讀到三更就是讀到第五更天亮我也不來管你閒事語氣憤好在你有病是你自家吃苦難道旁人還能替代不成何其甫這時且隨他說却不埋會等他說畢忽向他咬文嚼字的道你可讀過孟子乎你可知道孟子上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這兩句書乎你如不懂我豈不可講給你聽乎他說出這一大套乎字不打緊到把個美娘鬧得頭昏心裏又好氣又好笑當即把他拋下竟自往房裏去

了他一人坐在板凳上到也不覺得無趣正想做一篇八股預先操練操練省得到考那優貢時筆底下艱澀科舉還在鏡子裏何先生滿肚子到裝着優貢了令人讀之可發一笑剛要去拈那枝筆忽聽門外有人問道其翁可在家麼他開門一望見是他的好友嚴大成趕忙招呼他入內坐下說嚴兄這兩天可曾聽見北京的信息如何嚴大成道我原是不曉得信息特地到其翁處來詢問誰知道其翁也同我一樣在我的愚見張大帥既做了這驚天動地的事業他未必沒有把握只要各省一致附和還怕這一統山河不仍爲大清國所有麼何其甫道嚴兄所見極是此次復辟雖屬張大帥功勞實亦宣統皇帝的洪福不過我們要打探這些消息究竟在什麼地方才打探得出呢嚴大成道信息靈通莫過於報紙我亦云然我們總須得天天看一份報才不愁信息不靈然而爲着他又要花費我們許多錢殊不值得又要看報又怕花費寒酸氣味於此可想了何其甫道你提到看報我到想出一個好法子來了花錢既不多報紙又有得看嚴大成道其翁想出什麼好法子呢何其甫道教場茶館

裏不是有賣報的麼聽說看一份報只花一個銅元這價錢再便宜不過或雖不喜上茶館實不喜也明早到要爲這事和你前去吃碗茶一來爲的是可以借此談談心二來爲的是又可借此看看報你看可使得麼嚴大成就道其翁想的這法子很好我們明早就一同去罷他倆約定後嚴大成就回去了次日何其甫早起先用白水泡了一碗鍋巴狠吞虎咽將肚子混飽本去吃茶先在家吃鍋巴這一個耐人尋味然後慢騰騰地約了嚴大成到那茶館裏茶敘他們入了座堂倌便泡上茶來何其甫一面品茶一面就向那賣報的取過一份報細細的閱看詎料他不看猶可看見了那個專電不由而然的就打個寒噤直把他嚇得舌頭伸出來幾乎縮不進去歇了半會他才自言自語道怎樣好怎樣好嚴大成見他如此驚慌知必又有什麼變故忙問道其翁看了報爲何改變常態難道張大帥那邊業已失敗不成何其甫道雖不失敗怕的也不遠了當下便將報紙遞給他手內他接過一看原來段將軍已在馬廠地方起兵討賊連日和張勳打了幾回仗張

勳均不曾佔着優勝心裏也很代張勳着急遂對何其甫說道照這情形似乎有點不妙何其甫道我不懂老段這人是何心肝論名分呢他也做過大清的臣子受過大清的恩德便沒有張勳出來復辟自家也應該有此主張何況人既發難於先他正宜協助於後青備老段處未嘗不是偏生他不明大義然則明大義者是誰視清廷如同仇敵一般慷慨興師大有滅此朝食之概豈不是恩將仇報嗎嚴大成道可惜老段不曾聽見其翁這番議論如被他聽見恐他也俯首無辭了正說着那肚子裏的五臟神已向他宣戰他此時飢不能耐忙問何其甫道其翁帶甚東西吃何其甫道我在家已吃過了你請自便罷嚴大成見他已吃過便命堂倌帶了一碗麵剛剛才吃了一半何其甫忽然喊道不好不好肚裏疼的很大約要大解了你且坐一坐我去去就來恐怕不見得再來了一笑當下飛也似的跑出了茶館嚴大成等的約有一個鐘點連他影子也不看見一個這才明白他另有作用諸君試猜猜另有什麼作用却也沒法幸喜身邊還帶着錢鈔只得自家將茶資會掉又取了一

個銅元遞給買報的。他才出了茶館，步行回來。一路上思前想後，覺得上了何其甫的大當，到要當面質問他一下，看他有何話講。主意已定，一直跑到何其甫那裏。何其甫見了他，不待他質問，趕忙笑着說道：「適才對不住，到累嚴兄久等了。」我大解之後，本預備再到茶館，不想出了廁所，便遇見一個熟人拉我同他去。有事我說，還有人在茶館裏等候我。此刻却不能奉陪。他道：「好在耽擱時候多一會兒再去，也不遲。」我被他纏得沒有法，只好跟着他走。及至辦完了事，爲時業已不早，要想再往茶館裏來看你，怕的你去得好久了。與其徒勞往返，不如改日再會。東道罷。已經上過一回，下次還敢奉擾。嚴大誠道：「好說好說。」我輩文字之交，不在乎此。惟因其翁去而不返，令我很不放心，所以特地過來探望。探望其實他面子上雖說得好，看心裏早恨他一個大洞，以爲你怕會東架詞。屎遁過後，偏要來掩飾。我若明揭其旨，你還有置身餘地麼？說畢，也就不辭而別。過了數日，張勳在北京果然失敗，逃往荷蘭使館。揚州得到這信，莫不欣喜，非常大呼民。

國萬歲其時何其甫剛在那裏午膳忽然耳旁聽着這不幸的事不由的失驚道當可麼當真麼誰和你說慌登時那碗飯就吃不下去躺在床下放聲痛哭好比死了父母一樣何至傷心如此他到底是上了幾歲年紀的人本來不經得什麼辛苦加之着了一回急胸口間不免覺得有些飽悶這天連晚膳也不想吃第二天就爬不起來了：說也可憐他在那復辟的當兒何等高高興興一旦取銷了復辟自家的功名固然絕望還恐被他妻子美娘嘲笑其旁因此羞忿填膺竟至一病不起吾見丈夫有病妻子愁悶其旁者有之矣未見有嘲笑者也况賢德如美娘乎然而何其市之爲是言是不知美娘之爲人耳吾讀至此吾不能不爲美娘呼冤也美娘見他忽然病倒知道爲的是那個功名則反解勸萬分叫他安心靜養無如末運已臨藥難挽救他的病一天重似一天雖百計延醫服藥毫無效果學生雲麟已來問候過好幾次這時候美娘曉得不妙憂急萬分看來已到臨危時候祇得趕緊着人將雲麟請來和他商量他先生身後問題雲麟道師母放心先生萬一不幸我當勉爲其難不過此刻還望他病好尙談不到好雲麟依門

生的意思還想請醫生來診視看他老人家可有救。美娘道：雲相公究竟請
 那一個呢？雲麟道：我想請我那個朋友看一看。他雖沒有什麼名頭醫理，却還
 不錯。這人姓朱名成，謙師母曾經聽見人說過麼？我當代答曰美娘道：可是和柳
 家少奶奶有點戚誼的？同潮上文雲麟道：師母所說的就是他。美娘道：雲相公既然
 相信，就煩你請他即刻過來，如能救得轉來，方是天不絕人呢。美娘說雲麟相信，朱成謙我替他討得醫
絕不想信，其所以推薦的緣故，亦不過死馬當活馬醫耳。咳，你家先生半生來都是爲那熱心功名四字所害，即
 如近來口口聲聲都說他是宣統優貢，到了今日宣統依舊不做皇帝了，他的
 優貢也不想了，可算做了一場大夢。活鮮鮮地把這條命送掉，我不恨別個，只
 恨他夢裏遇着的那個四夕山。同潮上文爲甚哄他夢到如此地步？雲麟道：夢本
 無憑，安能信以爲實？先生病雖至此，師母且不必過於憂急。等我把那朱成謙
 請來再行定奪罷。說畢便出門而去。不多一會，雲麟果然偕朱成謙來到美
 娘兒那。朱成謙獐頭鼠目，一點醫生模樣也沒有，料想不會有什麼大本領。朱成

謙的面目借美娘口中叙
出省却作者無限筆墨

心裏很瞧他不起。但既把他請得來，只得勉強叫雲麟陪他同至病人榻前切脈。其時何其甫正昏昏沉沉睡著，那喉嚨裏的痰又不時的响來响去，他切了一會脈，遂出來向雲麟說道：「令師的病是個不治之症，怕的不在今晚，就在明早，一定是痰壅氣閉到宜乎把後事趕快辦成，免得臨時湊手不及。我和趾翁說的是知己話，便開了方子來，也是沒用。雲麟道：「原是請老兄來斟酌的，既這說法，也只有聽天由命了。」隨即把朱成謙送了出去。成謙走後，却巧何其甫業已醒轉過來，雲麟站在他床前問道：「先生此刻心裏究竟覺得怎樣？」何其甫嘆了一口氣，低低說道：「功名誤我，夫復何言？我恨不得立刻便脫離濁世，所不捨的就是他孤兒寡婦二人。將來如何過活？」一面說著，那撲簌簌的老淚如雨點般滴將下來。傷心語我不忍聞他停了半晌，又接著說道：「我的學生雖多，只有你一人是我所賞識。我死之後，你的師母、師妹還望你照應他們。我死在黃泉也當感激。」字字沉痛書至此不知是墨是淚也雲麟聽他先生說到這裏，忍不住也兩淚

交流雲麟畢竟是性情中人忙卽答道先生放心吉人自有天相何況先生春秋並不很高安心調養何得就至不起卽是功名一層像先生這樣的人取青紫本如拾芥黃堂金馬有何難望只因衰清末運妖孽橫生提倡開學堂廢八股學堂一開就下了革命種子學堂一盛革命也就爆發起來推翻清帝致使先生高才久屈無怪憤懣卽是學生亦代爲不平還幸天未絕清小皇帝尙在倘若張勳復辟成功清帝中興開科考八股當然舉行那時先生感應吉夢不但優貢或者還有欽賜老翰林的榮典可邀呢現在雖有段祺瑞起兵戰勝了張勳的消息但是這種消息多半從新聞紙上傳來的如今新聞紙假造電報亂改通信來稿的很多這種新聞紙上的話靠得住嗎先生是明哲的人這點點還看不出來請先生放下念頭將養身體把身體調養得硬朗了準備奪取功名要緊若先生果有不測學生對於遺囑自當謹記在心我雲麟日後倘背師言必爲神人所共殛何其甫見他首肯微點了點頭遂不復語何其甫所望者在此雲麟所承認者亦在此宜

再語矣。然而美娘此時把他師生倆的話聽到耳朵裏，早已在旁邊哭得似淚人一般。還是雲麟將他勸住，說道：「師母不必哭了。我們須要辦我們的大事。我此刻權且回去一下，籌劃些銀錢，好購買喪中應用各物。」他說完，便別了美娘，喊了一輛黃包車飛也似的轉回自家公館。雲麟去到裏面，紅珠見他這匆忙樣子，當即問道：「你回來敢莫有什麼要緊事麼？」雲麟慘然說道：「我的先生現已病得要死了。」紅珠道：「你前幾天不是在他那裏麼？」你在他那裏，他還精神精神，爲何一病就病得要死？」雲麟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遂將他如何得病如何要死如何囑托如何回來籌款各情形一一告訴了紅珠。紅珠道：「論你們師生的感情，總算不壞。此次既遭了大故，當然是義無可辭。」紅珠但「你究竟籌畫多少呢？」雲麟道：「就目前而論，我想先籌畫一百塊錢。」紅珠道：「不穀不穀，衣衾棺槨，到要用去了若干？其餘那樣不要錢？買好在我箱子裏，尙存一百多塊錢，你就拿去用罷。」當下檢出遞給雲麟。雲麟得着這錢，仍就坐了原車，一直到

他先生那裏，幸喜他先生尚未嘆氣趕忙命人去採辦，等到他佈置停當，他先生也就嗚呼哀哉，伏維尙饗了。了何可憐那美娘抱着他女孩兒，光孟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般說不盡許多淒慘。人非草木豈能無情況後來還虧雲麟再三安慰他才止住悲啼。這夜裏雲麟也不回家，便在此伴靈天才微亮，他遂招呼人送信給他先生的那一班朋友，莫約已初光景，弔者業已紛來，有的說其翁中道云亡，我們文言研究會裏又少了一個領袖，有的說其翁死得其所，將來可免做亡國之奴，議論雖多，却不曾有一個提到他身後之事。他生前所交的這班朋友也就可想了。今之自命爲肝胆之交者比比皆是，又豈獨何其甫的朋友爲然。雲麟此時也無暇向他們招待忙了。這裏又要忙到那裏，簡直沒有一刻兒餘閒。及至收殮已完，他才偷下工夫回家休息。收殮事一筆說過，不用瑣敘，省却多少文字。過了幾日，他撰了一付輓聯，親自向他先生靈前去張掛。他師母美娘見他說道：雲相公來得好極了，我正要着人去請你，因爲昨天有人送來一封信，另外還拿着奠儀二百元，說是他主人姓饒的叫他。

送來的我問他主人名字叫什麼他道我的主人叫做饒鳳池我問他主人住在什麼地方誰知他頭也不回便自去了我想你先生在日并未曾聽見說過有這關朋友若說是那個饒三他早已窮得要死先前還時常來找你的先生如何會送這一份極厚的奠儀呢一請便着雲麟道我也是這樣想先生除認得他却沒有第二個然而就說是他送的怕的告訴人人也不相信愈不相信愈出人意料之外我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好在他既送得來無論什麼人總算領他的盛情罷咧美娘道你可把信拆開看一看究竟內裏說的什麼話雲麟道到也不錯隨即將信拆開來但見上面只寫了幾句說是頃聞何先生作古令我不勝悲悼茲特飭价送上二百元聊佐喪中費用云云下款署着饒鳳池三個大字他看了一遍知道這人一定是個富翁又利先生素來認識否則斷無送奠儀之理即使肯送奠儀也不見得這樣豐富思來想去這闊葫蘆叫人真難打破呢我當
口這闊葫蘆甚容易打破
就是你們意想所不到的
 當時便對他師母美娘說道此人大約住在城內我日後

都可以探訪出來現在且隨他去罷到是這筆款子師母須把他收好了俟將來再湊幾文存在錢莊上中息就可以敷衍度日了美娘道雲相公代我母女們籌畫周到不但我感激萬分恐怕你的先生死在陰間也保佑你養一個大頭大臉的兒子預爲其文伏筆雲麟道師母過於言重這是門生分內應做的事當然無可推諉倘因此加以獎許轉叫我心裏不安他話說完又問了問別的事件然後才興辭而出這且按下不表且說上文所說的那個饒鳳池究竟是何等脚色在我這部廣陵潮中却未曾敘過他的歷史也未曾提過他的名字此次忽然出現豈不是另起爐灶嗎誠然然而在下敢說句大話是凡書中所有的人物沒有個不有根據的即以這饒鳳池而論我不說出他來便罷若把他說出來還與諸君是個熟人此人是誰就是當日曾經敲過何其甫竹槓的那個饒三一作便他自小雖流落江湖所作所爲却不像他那兩個哥哥的舉動他果託天老爺保佑何嘗不能揚眉吐氣步那孟海華後塵無如命運多乖到後

來幾流爲乞丐代他設想怕的永無發跡之期誰料他絕處逢生老天予以大機會諸君要知道他這機會從何而至須待在下慢慢叙來然後自能分曉原來饒三落魄窮途之際正明似珠被馮大拐逃財物之時回潮七十八回事他這一天走至街頭却巧撞着那個倒霉磕睡的朱成謙他兩個本是熟人當即問道我聽見朱大哥和你令表妹同在上海諒必得意爲什麼又跑回來呢朱成謙長嘆了一口氣道人要倒起運來很好頑的我那舍表妹自從真都督死後他打算把平素所有的財物一古攏兒用船裝至揚州在他未動身之前便命我先回來代他購買房屋我滿意把房屋購定多少都可撈摸幾文豈料他因游覽焦山被船戶將船開去他財物既一無所有我自然更窮得精光了饒三道這船戶可知道叫什麼名字是那裏的人呢朱成謙道那船戶叫做馮大是淮北人他有個妻子叫做小馮本來是跟舍表妹的那曉得他夫婦倆串同一氣席捲而逃豈不令人恨煞饒三道難不成令表妹就不報縣緝捕麼朱成謙道